

第四回 雙流縣贈金逃難 萬安屯借寇棲蹤

且說禁子張旺，聽了湛翌王一番愁苦之言，道是無喜可賀。便道：“相公莫要怪你，你原不知就裏。這頓板子，是大爺有意照顧你，先吩咐皂隸周秀，賞他銀子，叫他輕打的。又叫我今夜放你逃走，這可不是喜。相公你感激我們官兒麼？”湛翌王道：“大哥，不要耍我罷，若要想這個地位，祇恐做夢也不能彀。”張旺道：“小人怎敢耍相公，大爺叫我放你，也賞我白銀二十兩。”便雙手在腰間取出，遞與湛翌王看道：“這是假的麼？”翌王吃驚道：“果蒙大爺如此用心救我，老天嘍！天下有這樣神明的官府，仁厚的有司。但是我湛國瑛，怎生報答。”

正說間，祇見黑暗裏一人走來，問道：“前面是甚麼人？”湛翌王吃了驚，張旺認得是門子朱貴的聲音，道：“我同湛相公在此，你問怎麼，可是要個包兒麼？明日來罷。”朱貴道：“不是，大爺著我送一件東西在此。”翌王道：“我正在這裏感激大爺，思想無恩可報，如今又將些甚麼來？”門子雙手遞與翌王道：“白銀二十兩，大爺著我送與相公為路費，請相公速離此地。不論東西南北，祇須三百里之外，就不好追捉了。還教相公，此去著意攻書，博取功名，祇這幾句言語。”道罷，說聲去了。翌王道：“且住。”即將高公送來的包兒打開，取出幾錠，分送與朱、張二人道：“多蒙照拂，無物可酬，祇此借花獻佛。”二人再三推辭，祇得受了。張旺道：“我若到監內放你，恐耳目眾多，不如就在這裏走了罷。”翌王道：“煩二位多多致謝大爺，說我湛國瑛若有寸進，當圖銜結之報。說罷，分手而別。翌王出得縣門走路，正是那：

脫網靈蛟投大海，離籠玉兔走平坡。

星飛望前而行，心忙腳亂，怎當得地上又黑，肚中又餓。聽譙樓鼓聲，祇得二更。正在煩悶之際，遠遠望見一點火光。急走上前看時，卻是一個佛廟中，做晝夜功德，故此明燈閃亮，沒有關寺門。翌王便挨身而進，旁邊有閑站的和尚問道：“施主爺，這時候從那裏來？莫不是赴席回家的麼？”翌王趁口道：“然也。”和尚道：“施主用茶麼？”翌王接了茶，致謝一聲。那和尚又問道：“施主爺尊姓，若有興隨喜，就在敝庵過了這夜罷。”翌王道：“小生姓張，住在城北邊，生平極喜佛會勝事，祇是不好打攪。”和尚道：“常言道，十方寺院，人人可以住得的。施主在此借宿過夜何妨。”

翌王也無心看那些和尚做法事，祇管胡思亂想：“還到那一處去好？家中父母不及一別，又不知梅小姐如何光景。可苦憐我為他受累。但是高縣公叫我速投遠方，畢竟料那人放我不下。”心中甚無主張，忽想起范仙翁皂囊在此，“他原教我出得監門，就拆來看。如今正好看那第一個了。”便暗到無人之所，拆開一看，內中有幅小方紙，上寫有幾個細字道：

玉人勿慮，急向東北而走。

翌王看了道：“玉人勿慮，想必指梅小姐平安無事，教我勿憂。如此看來，落花詩想必有緣了。急向東北而走，又暗合高公數我遠避之意。但今人生路不熟，怎得知東北上何處卻好安身？”又想到：“譬如高公不用情，此時祇好牢中受苦。且待天明，再作理會。”

不題翌王逃到庵中過夜之事。且說那夜張旺放了湛翌王，便悄悄回復了本官。到得明日外面傳進梅府致意柬帖，要問盜情審結如何。高公即出堂，喚齊一干地鄰，然後叫該日禁子，調出強盜湛翌王復審。祇見禁子去不多時，即來稟道：“並無強盜湛翌王在監。滿監人都道，想是昨日審結釋放，不見重發下監來。”高公拍案大叫道：“你們好大膽！這是強盜重犯，怎麼放松逃走？如今梅大爺已差人候審發落，這便怎麼處。我曉得，想是你們得錢買放了。本縣把你們這班潑膽奴才，敲死幾個，自有強盜著落了。”一把簽掉下，叫把禁子打。那禁子稟道：“不干小人之事，昨晚還是張旺該日。”高公道：“一發拿張旺來。”此時張旺已明知其事，故意躲到親戚人家。差人便押了他家屬來，尋見了，帶到堂上。高公罵道：“好大膽奴才，強盜湛翌王現在何處？快快招來。”張旺道：“昨蒙老爺著小的押湛翌王下監，因是小的該下班，就交與今日該班禁子李興的。容情逃走，並不干小的事。”眾禁子道：“這是那裏說起，昨日交割犯人，並沒有強盜湛翌王的。”張旺支吾不過，高公便叫夾起來，張旺慌道：“小人該死，昨晚因貪幾杯酒，醉後不曾提防，故此想是越牆走的，並非小的賣放。”高公道：“賣放不賣放，本縣不問。祇是不見了強盜，就該你抵罪！”張旺又假哭稟道：“求老爺天恩，著小人追緝便了。”高公道：“你好自在性兒，本縣若祇叫你緝獲，連你這奴才也走了，可不是賣一個饒一個。如今先打你一個半死，監了你妻子，著你追緝。三日一比，怕你連強盜飛上天去。”便把張旺打了二十板子，家屬下了監，拿了廣捕牌，差人押著，前去緝拿未結盜犯湛翌王。又把回帖打發梅家家人道：“煩你致意大爺，不意強盜越牢走了。如今把禁子家屬監候，僉牌廣捕，捕到時，便審結回復大爺。”梅家人答應而去，高公即刻打轎到陶公家，向陶公道了釋放湛翌王、贈銀遠避的始末，陶公感激致謝。高公別過，陶公寫書，差人報與湛悅江知道，便忙到裏邊述與夫人、媳婦，並杏芳小姐得知。各各歡喜。

祇是慧姑知得哥哥逃走，不知此去到那裏安身，眼中珠淚不止。杏娘心上暗想：“湛生雖脫網羅，但是哥哥兇性尤存。官府雖不查究，花園已經封鎖。弄得歸家無路，進退無門。住在此間，又非長策。不覺撲簌簌淚珠拋下。幸得陶夫人是姑娘，慧姑又是表嫂，朝夕有佛奴在身邊不時勸解，亦不甚寂寞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成都府東北上，有一地名萬安屯。靠著一山，名攢戟嶺。那山之高，祇有飛鳥在上，並無人跡可通。正是：

分來天半峨眉，六月未消殘雪。欲近雲邊仙掌，三更即漏微曦。接劍閣而平巖鑿之痕，仰崑崙而尚奔騰之勢。險逾鳥道，峻絕龍門。多神仙之窟宅，容高隱之棲遲。攜屐躡危嶺，手扶紅日；披巾抵怪石，夢入清風。壁立如屏，夜聽孤猿嘯月；峰攢若戟，晚看眾鳥攜雲。邃壑幽巖，祇見山魃弄影；層巒疊嶂，頓聞木客通名。谷風簫瑟，山月濡遲。林木間叢荊，千古未逢樵子；飢鷹交餒兕，一向絕無遊人。倚撫長松，濤寒射青；竹窺絕頂，泉響擔心。豕鹿可反，木石堪居。慘嵐迷斷澗，久違日色；怪木臥枯藤，向飽風聲。溪流瀉古寺殘鐘，欲問頑崖無路；夕陽亂荒天草色，堪迎真侶何時。

那山雖高，下有一塊平陽之地，甚是空闊。當時一班強人，立營結寨，聚集此處。正在四川一省上下要衝之所，內中廣有錢糧。為首一人，姓賈名龍，自號綽天大王。全身武藝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為人仗義好施，若遇貧困之家，不但不去害他，反叫人在夜間，把財物送去周濟。撞了貪賊離任者，鎔重到他地方經過，便叫人取了他的，祇不害他性命。若清廉官吏，竟兩下平交，不較長短。因此人都歡喜他。手下有一二千嘍羅，俱是驍雄勇健之輩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湛翌王。那夜看了范道人皂囊之言，在庵中等待天色微明，他便尋路出城，一徑望東北而去。

去處，覺得肚中飢餓，棒瘡又疼。幸是照顧的，不十分為大害。又喜得有高公所贈之物。當夜送些與朱、張二人，尚存十餘兩在身邊。當下取塊碎銀，尋個舖子，買飯充飢。沽酒一壺，發力消遣。正飲酒間，祇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“翌王兄。”翌王聽得那人叫他，吃了一驚。回頭看時，卻是范雲侶走來道：“我說兄還去不遠，你須快快望著走動，莫要怠慢，再入網羅。”翌王道：“多蒙仙翁盛情厚德，前日指教之言已驗。依仙翁皂囊指教，來到此地，但未知此去，還有多少苦惱？梅家小姐，果是小子姻緣否？不知何日得還鄉裏？再乞仙翁細細詳示，以慰鄙懷。”雲侶道：“貧道正恐先生還放心不下，故此急急趕來明告。但依第一個皂囊之言，直向東北遠去。要問後來形境，須記要訣四句。”翌王請教，雲侶道：

遇戟急止，見榴流行。

逢經驚喜，得辰人寧。

翌王又請細道其意，雲侶道：“日後便見，過了周年，與先生再會於彭蠡之濱。”又道：“不宜久留，祇此告別。”翌王依依不捨。正是：

丈夫非無淚，不灑離別間。

道人催促，祇得還了酒錢，作別，仍望著東北而行。在路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一連走了四日。到了這晚，因連日勞頓辛苦，欲尋一個客店，早些住腳。又上前行去，但見四面高山峻嶺，鳥雀之聲不絕，路上並無人走動。心上正在驚疑，忽聽得樹林中一聲鑼響，走下十數個彪形大漢，一把扯住道：“你是那裏來的？敢是奸細麼？”翌王慌道：“是走路的。”那些人道：“既是走路的，你豈不知規矩，快送買路錢來。”徑在腰邊一搜，那所餘幾兩銀子，便一鼓而去。翌王道：“望大王饒命，還我這銀子罷。小子因被難逃生，若沒了盤纏，性命必然難保。望大王方便！”一個道：“你這人好不達時務，如今世上，銀錢到了手，那裏還管人死活。”一個道：“你這漢子，被甚麼難？若說世情果是如此然，我輩中倒還有一點良心未泯。你若說得明白，便還你銀子去罷。”翌王剛欲告訴，又一個道：“不要聽他好歹，帶去見大王。”眾人一齊道：“有理。”竟把他拿到寨中來。祇見：

刀槍密密逞威風，劍戟層層殺氣雄。

雖然不比森羅殿，勝是蕭王劃地中。

當下寨中鳴鑼擊梆，嘍羅報入。那大王出來，便教帶進。翌王到得階前，看那人坐在中間交椅之上，兩邊也有坐的，也有站的，都是堂堂一表之人。為首的便問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，敢在此胡行亂走，可是來尋死麼？”翌王一頭打寒噤，勉強回答道：“小子本是雙流縣人，因家中有難，逃避他方。不意命數該盡，不識路徑，冒犯虎威。若得大王開天地之心，放小子性命，感德非淺矣。”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大王道：“你且實說姓甚名誰，家中有甚患難，或者可以饒你。”翌王道聲多謝，便把家世姓名，並前後被難緣由，和盤託出。那大王便道：“你既有這樣冤仇在身，又是個世家公子，請起來我再問你。你如今意中想要到那裏去？”翌王又答道：“但依一個道人指點，教我祇向東北而去，實未有安身之處。”大王道：“既然那道人叫你向此地而來，可還有甚麼說話？”翌王道：“他還有四句要訣道，如此如此。”那大王便道：“後面三句，我想不到。祇是那第一句，竟有些意思。他說‘遇戟急止’，我這裏山名攢戟嶺，那道人早已曉得，必定不是凡人。又叫你急止，則此處應該是你安身之地。想必天數有在，仙機指點，你還想到何處去？我願將這把椅子，讓與你坐，待得天朝招安之日，那時搏得一官半職，便可報仇雪恥。倘你不願為此，亦須依著道人所言，暫住幾時，我便與你相機而行，弄得仇人到手，處置消恨。再設個法兒，訪那梅小姐著落，竟去取來與你成其夫婦，也不枉了為他受這一番辛苦。若你不信道人之言，必定要去，我祇得差人送你下山。倘有疏虞，悔已無及。你且細細想來。”翌王仔細想道：“若此地果名攢戟，真個倒有幾分意思。‘遇戟急止’，非此而誰？況我果然又無去處。那人仗義慷慨，料想不是等閑劫掠之輩。當時亦必事出無奈，故作此勾當。如今莫若依了他，暫住幾日，慢慢勸其棄暗投明，便有出頭日子，亦未可知。事已如此，不必多疑了。”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便對那人道：“小子願依大王所諭。”那人便欣欣的道：“足見先生高明。”便重與翌王敘禮坐了。翌王方纔問及他姓名，那人道：“小可姓賈，名龍，本貫越東人氏。因買賣到此，被匪人所害，以致陷身綠林，與先生所謂同病相憐，故敢斗膽屈住在此。且耐心守去，等小可們得受招安，那時大家再去建功立業。先生以為何如？”翌王謙遜道：“祇是小生蒙大王不殺，已屬過分。又承盛意，敢不銘之肺腑。”

說話間，手下早已齊整酒筵，賈龍便教眾弟兄等，約有三四十人，俱來陪翌王飲酒。翌王各請姓名，眾人依次通呈。酒過幾巡，賈龍又細問翌王之事，說到狗低頭設心陷害嫡妹，把他捏做姦盜之處。賈龍便咬定牙關，恨恨的道：“你眾弟兄今後下山，若拿住這狗低頭梅富春，切不可輕易放他，須用心解上山來，我自處。若遇雙流縣人經過，不論好歹，也拿上山來，有說話問他。”眾人各各聲諾。當下酒席散後，收拾一間潔淨書室，送翌王安歇。翌王自此徑在攢戟嶺寨中居住。喜得寨主待如上賓，朝夕閑談議論，兩下亦甚投機。但心中思想那梅小姐，又不時把落花詩細細諷詠。更作詩志慨道：

瑤圃瓊仙恨各天，一番諷詠一淒然。

若教更遇悲春酒，吞下餘愁幾萬千。

又一日，賈龍陪他山中閑步，有一種野花，色似玫瑰，幽香襲人。湛生道：“醒名花的小姐不得見，對此閑花能不斷腸。更作《賀新節》一詞道：

鶯老東風逐。向殘春枝頭葉底，罵紅欺綠。一段妖嬈惹狂蝶，朝夕恨香偷宿。昨宵又經新雨浴。片片紫霞爭散穀，盼佳人無意幽芬觸。影難逢，詩堪讀。當年搖蕩欄杆曲。乍依稀花間柳外，翩翩如玉。不似空山開落後，滿地和泥輕蹴。回首天涯堪痛哭。還喜多情投句也，勝繁葩到處飄奇馥。腸時斷，愁時續。

不題翌王在山之事，且聽下回，再表一段來也。

（本節完）